

沈从文全集

沈从文全集

第6卷 ● 小说

..... 沈从文全集 QUANJI

旧梦

沈从文子集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楼居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17 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463-0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②文
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77 号

责任编辑:谢中一

陈 洋

美术编辑: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 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244 字数:5400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套

*

ISBN 7-5378-2463-0

I·2352 定价:560.00 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
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问：汪曾祺 王 予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刘一友 向成国
张永中



作者1931～
1933年在青岛大
学教书时住过的
福山路宿舍

潘大为 摄



1982年与张兆和
在吉首码头



1954 年与张兆和、沈虎雏在家中



1982年在江陵城外

王弼 摄

丈 夫

我应写和这些人生篇在一起，稿植
入人了，按稿之大都来，当然毁碎
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
河上涨了水，平常时，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
离岸极近，船皆紧在吊脚楼

下的支柱上。

当时京沈的亭是这些亭，
入学校即是方向，从另一方
式发展，越至些程本，终于
迷途，陷入泥淖。往返本只
能是彼岸，是：灯火，船已慢
慢沉了。要有信打，车自途中
逐渐下沉。

作者手迹——1949年题在自存《沈从文集》书中

右 题于《丈夫》篇名下

左 题于《建设》篇后

目录

沈从文全集

S H E N C O N G W E N O U A N J I

□ 旧梦 1

旧梦..... 3

□ 沈从文子集 143

建设..... 145

春天..... 188

绅士的太太..... 213

□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243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245

□ 楼居 371

落伍..... 373

楼居	388
知己朋友	400
燥	427
懦夫	438
俛之先生传	489

旧梦

—JIUMENG—

《旧梦》曾以《旧梦——到世界上之一》为题，分 28 次连载于 1928 年 2 月 25 日~9 月 29 日《现代评论》第 7 卷第 168 期~第 8 卷第 199 期，署名懋琳。1930 年 12 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现据商务印书馆初版本编入。

旧梦

到锦州，是前年五月间事。这算我出关外的第一次。因此见到山海关，到后来，同到朋友谈闲话，谈到关外是怎样怎样，我也有话可说，俨然是出门的内行了。

“据说是山海门呢。这关字远看是门字。是当年王羲之捣的鬼。王少爷学他爸爸的字学得一模一样，只是当到那老头子晓得少爷在学写字骗家伙吃时，关字中间可再学不来了。”这算老故事，小到六岁学执笔，便听到家中称为麻子周娘的人谈过了。这个人是我第一个老师，故学这故事令我好好的写字。幸好得是当年对写字虽有这种鼓励，也不愿信这话放下玩的功夫来终日伏在案上临写黄自元的《朱子格言》，不然纵写到成王大少爷那么一笔好字，难道还有一个人要我来写什么关？在去年，听到北京城的和平门，建筑成功时，那门上和平门三个大字，是请天津遗老华某写的，每一字是花银五十两，写两面则共得三百两银子。到后这门奉大元帅谕，说与“国运”有关，改为兴华门，换一个招牌，大致国运便纠正过来了。换招牌的好处倒又有了机会给华老先生送上银

子三百两。横七竖八不要画上一百笔，报酬是六百，倒也着实在心中歆羡过一番。不过这也只有身作遗老如罗雪翁一辈人可以希望的事，自己既明知既不能学某博士穿洋服后去见溥仪磕头，字不写好也不算大损失。

我出关是就出这个我小时听到故事的山海关的，然而并不见到那关门，无从证实这远看是门近看是关的石板，不过以后再要为后一辈的子侄说到这故事时，我却可说这个关口我去过了一次了。

是怎样原故的出关，说来有趣。来去还不到十天，在这十天中我可作了不少的好梦，又经过看到不少我在北京所想不到的事情，正如这一次从北京到上海一个样。去锦州是预备做官去的，且做的是军队上的官。不消说是这官以后做不成。至于那为我找官做的朋友，则听大哥说如今还拘押在某地方一个陆军监狱中，看他运气来，运气不佳也算得把这未来生活全放到狱中。这朋友是很可悬念的，朋友太太则尤可念。如果我当时不再进关，则我是也居然有着坐陆军监狱的资格了，人事真不可逆料。

先是在北京很穷，无办法。欠公寓账欠到五十多块，到如今我还不明白我是凭了什么资格可以欠那么多钱，且似乎还不很为那东家催讨。也算是见到我样子不是骗账走去的人，然而这个年头还有人敢于从样子上估这人的价，且俨若全不在乎的神气，仍使我引为奇事。

文章是在作了，得了人的介绍说是要。说要是别人的面子吧。一千字给一块钱，或者是六毛，我为了一种很远的希望努着力作，成天写。若是把成天写的去成天卖，五毛钱一

千也罢，一天写三千，我可以得四十五块钱一个月了。照我生活情形看来有了四十五块钱已不必受穷。可是今天送去的，明天这稿子退回，在附加的一张纸上说：这个，用不着，像是不合时代精神了，来一点儿别的吧。退回的东西我是没勇气来把它处置到我房中的。我脾气是虽有着那种呆子自信，然而一到为别处退回这东西，我却除了用一种愤愤的神气在这神气下把它扯碎以外，简直真找不出较好的方法了。也算是一个报馆应有的习惯，退回的，固然退回了，不退回的也常常失落，这失落也近乎蹊跷，但说是失落就完了。既无底稿失落了则算命运，这坏命运我是经过的。倘使每一个月兴趣好，写成六万字，然而退回来两万，失去了一万，剩下的则照六毛到一块钱一千字作价，从不会到三十块钱的。二十块也难。平常多是十六块，十四块，到了第二个月初七八，寄来了通知，就走去拿，到临出门时，给门房一拦，又得为那尖脸长头的朋友留下五毛或一块，算是规矩。

每天写，不敢休息，一月结果是如此，怎么了？设若遇到病，那就只好自己洗衣，伙计不高兴舀水，则自己把袖子卷到肘上到厨房去。这一方面的苦倒是受得下。正因了穷我学得“和气”“忍耐”“劳苦”了。难堪的是怎么想法还这必须还的账？数目是半百，真是一个大数目。不能抢，不能偷，不还又好像太不合乎情理。房东的耐性也有终绝时，到明白我这人的一切时，他难道不懂得把我一些破破烂烂行李留下赶我外出吗？万一把我扣下来，交到警察厅，勒着我作工，这身体也当不了。因此很泰然又悲哀的想到死了。不过凡是真能自杀的人，他决没有许多空想；假使多空想，也许这空

想的悲观终于会转方向再来打量如何如何的好好活的。死只是一种，可以活的事则竟像有多般：在晚上，身体顶疲惫，则觉得生纵可恋与其如此活着，则死了倒也省得在人间还保留那生的苦恼，是这样就倒到床上去，俨如真是就死了。到第二天早上，在被中，完全忘了昨天的事，若能想，若愿想，想到的总是要怎样活，活不下，则以为就是如此这般也好。到爬起来为外面院子中新的空气一触，人是更有生气了。有了像是还不完全绝望的心，才又继续把文章写来作这生活过渡的船。

固定一成不变，就是作小说也有穷于找寻内容的时候。我想变。只要变，不拘所变更的生活方法是好是坏，至少会感到一个月的好兴味。一切变更我自己生活的方法的事我全想过了，且拿过一两件试过。见报纸上有广告，招编辑助手，我大胆去报名。见有人找私人书记，我也去，我又自己来登小广告，以及向一些以为可以帮助我改变一下生活的人去写信，用上一串动人的文字，一面表示诚恳一面表示可怜的目下生活。这结果是使我因了这些胡闹在月底只能得六块钱稿费。不消说全失败了。别人信不过。或者就坏到我这信上，太写得是自己心中的希望，不合乎找寻职业的规矩口吻，用钱报名的反去了报名应纳的费，写信去的白去了邮花与精神。这一种打击可把我几乎又推送到死路上去。我要变的没法变，反而使我因此更只发狠作我六毛钱一千字的小说了。作着还很愉快的，是得了两个人鼓励了我，一个是×××，一是我的大哥。×××先生这里那里为我设法，我大哥，则是我文章的第一个好读者。我每写成一篇关于小时的乡村故事，总能得到这个忠厚人的欢喜的眼泪。我在我的苦恼中每每得到

从大哥那边来的极率真的奖语，极痛快的批评，总含着眼泪微笑。在文学上也能了解我全个的人格的，恐怕这个人算第一个，也算唯一的一个了。

这个人是我的“杰克母亲”，我相信他比那个作哥哥的还要良善。

很可怜的是他从小因了脑病把健康毁了，直到如今还是如此。眼睛坏，耳朵坏，呼吸器官也有着不方便的痛苦。然而心是足以代表中国人在道德训练下可以称为顶难得的心。真是莫名其妙的，他在一个长子的名义下把所有作好兄长的行为全学到了。在我们兄弟姊妹九人中，他是在很小的时候，便代行了常是出门的爸爸的责任。他把我同我的六弟用棒子管到他出门那年，爱逃学的我们，想方设法逃过了先生、逃过了妈、却总逃不过这个尖脸汉子。我同我的六弟好商好量通力合作的到外面去同一些街头上的小痞子作那小光棍的顽皮事，若非这个人屡屡告发我们，总不会为家中知道。我在一个月中应挨十顿以上的打，这其间总有八回是他的主张。到大河里去洗澡，到下等赌摊边去赌钱，得劳这个人用手拉着我耳朵还家罚跪。……总之我们同他是仇人，正如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教书先生当仇人一样。在那时节本来谁让我放荡谁就是好人，谁制止我的行动，谁便是坏人；坏人是简直像有大仇的。到这仇人同我分手后两年，我再不能在家中呆，作人护兵了。从那个时候起，因分了手我才把这仇人看得可敬一点。到我们分离了五年第二次北京见到时，这仇人已使我非常爱他了。作弟弟的脾气坏是仍然如以前一样，全不因了年龄不同而稍稍变更，他却不用他的拳头来爱他的弟，所用的是一种作妈的慈祥了。见到我全无调拍的生活，就叹着